

歷史與空間

榮登中華世紀壇的利瑪竇

初秋時節，進京辦事，在西城區的北京行政學院(市委黨校)院內見到一個與眾不同的墓園。漢白玉墓碑上鐫有十字架徽記，中文和拉丁文鐫刻「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字樣。碑文云：「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辛辛年航海首入中華衍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碑前有幾朵白菊花，默默開放。碑後為灰色圓拱狀磚砌墓園，左右另有兩座墳塋，為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和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墓園外立一碑記，上鐫「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利瑪竇和外國傳教士墓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立」。這位墓主人正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先生。想起2000年為迎21世紀，中國政府在北京西長安街中國軍事博物館西側、玉淵潭公園南隅，建起一座佔地4.5公頃、由青銅甬道、聖火廣場、世紀大廳等組成的超大型日晷形紀念性恢弘建築——中華世紀壇。世紀壇裡塑有影響中國歷史進程100位歷史名人雕像，其中有兩位外國人——利瑪竇和馬可波羅。這引起我對利瑪竇這位中西文化交流先驅的追思。

利瑪竇(1552—1610)，號西泰，意大利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和學者。原名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竇是他中文名字。利瑪竇在意大利系統學過數學、製圖學、生理學等，在羅馬學院曾師承天文學家、數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烏教授。出於對遠東東方和文明古國的嚮往，1582年(明朝萬曆年間)他不遠萬里來中國。作為西方天主教來華最早開拓者之一，他以「西域僧侶」身份、漢語著述方式傳播天主教教義，廣交中國官場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技知識，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傑出貢獻，對日本和朝鮮認識西方文明也有過重要影響。利瑪竇熱愛中國和華夏文化。來中國後，他取漢名、學漢語、穿漢服、行儒家禮，認真鑽研中國典籍，甚至蓄起中國式鬍鬚，成為一名地道的「中國通」。在致親友信中，他盛讚中華文化，稱中國為「禮儀之邦」，讓歐洲人對中國有了正面認識，在西方掀起一股「中國熱」。他熱衷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知識，為明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卓越建樹。利瑪竇不僅帶來世界地圖，還帶來其他西方「寶貝」。他獻給神宗皇帝朱翊鈞的禮物除地圖外，還有三幅油畫、一架西洋琴、一個鑲寶石十字架和一大一小兩座金屬自

鳴鐘，這幅世界地圖還被做成六扇屏掛在皇帝寢宮裡。

利瑪竇足跡遍佈明朝國都北京和南京、南昌、肇慶、韶關、澳門等地。他積極倡導中西文化融合，為中國知識分子打開一扇放眼看世界的窗戶，開啟晚明士大夫階層攻讀西學的先河。受過高等教育的利瑪竇博學廣記，很快掌握了漢語，還熟讀四書五經，他促成150多種西方圖書譯成中文，選用中文編著一本《西國記法》，詳盡介紹西方科學知識，於是融入中國社會。他每天接待數十位中國學人，互動交流，回答提問，介紹自己的著述。來客見他屋裡掛的世界地圖，大感好奇，當時國人不知「地球是圓的」，大家希望他能譯成中文，他就重新繪製了世界地圖，還根據國人「天朝大國」傳統意識，特意將中國放在中心位置，這就是流傳至今的《坤輿萬國全圖》。他更親自動手，製成地球儀和地球儀，將日晷刻在銅板上，指出太陽的位置、星球的軌道和地球的中心位置，一時廣受熱議，反響強烈。

利瑪竇還結交了大思想家李贄、大劇作家湯顯祖和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等一批文化名流，還與徐光啟結成合作夥伴，兩人聯手翻譯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確定了點、線、面、曲線、直角、鈍角、幾何等等中國現代數學基本術語。以至他周圍「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這種交往不只是兩國知識分子的交往，也是兩大文明的融合。利瑪竇不僅傳播宗教和科學文化，還有一顆仁慈之心。肇慶一位平民不幸患上不治之症，家人無力救治，將他扔在路上。利瑪竇發現後立即派人把他抬回搶救，當地百姓對他救死扶傷的愛心深為感動讚賞有加。

利瑪竇1582年30歲時來中國，從此沒有返回，直到1610年59歲客死北京。利瑪竇以神父和學者雙重身份落戶中國，為中國輸入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理念，他獨創的中文詞彙——點、線、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直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圓、圓心、幾何、星期等等，一直沿用至今。鑒於其特殊貢獻，他辭世後成為皇帝特許在京城安葬的第一位外國人士。

平心而論，利瑪竇來華的初衷，固然是宣揚教義、傳播「福音」，他在傳教的同時，卻做了不少有益於中西文化交流的實事、好事，這一點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中華世紀壇讓他榮登一百位英傑之列，是對其一生功德的最高褒獎。《左傳》云：「君子曰：從善如流，宜



北京利瑪竇墓園。作者提供

哉。」毋寧說，大凡一切對社會行善積德、有貢獻者，人民不會忘記他——包括外籍人士，歷史會銘記他們的功績！

在大力弘揚古絲路精神、全球熱議「一帶一路」的當下，追憶利瑪竇這位中西文化的融合者、科學技術的傳播者、和諧政教的締造者，不無現實意義。利瑪竇不僅忠實履行傳教士的使命，更作為現代文明使者，傳播了科學文化、開啟了民間交流、促進了中外友誼，他用自己言行走出一條既服務奉獻社會、又促進教會健康發展之路。

秋風習習中，陵園更顯肅穆。凝視墓園，不禁想起習近平主席在本屆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重申「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的理念。習近平說，各國關係發展亟待政府關係的「硬」支撐，也需人民友好的「軟」助力。隨着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持續發展，各國已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通過強化民間外交，推動跨國界、跨時空、跨文明的交流互鑒，推動國家關係全面發展，已是新時期民間外交重要任務。利瑪竇跨洋過海九萬里，遊歷中國數十載，為中西方人文交流和人民友誼架起一座橋樑，為「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作出歷史性功績。他堪稱奉行人文互通和民間交往的自覺踐行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大廈走廊，鑲嵌着六扇巨幅地圖——正是當年利瑪竇親自繪製、獻給萬曆皇帝的《坤輿萬國全圖》，這幅中國最早的彩繪世界地圖上標有的「大明海」，就是中國的東海，它一直延伸至南海，依然印着「大明」二字，這就雄辯地證明——在西方人眼裡，南海早就是中國領海了！正是——

國之交在民相親，民相親在心相融。今日追憶利瑪竇，多少感慨煙雲中！

字裡行間

黃仲鳴

甘國亮玩語言

甘國亮的《人間蒸發》，是「大雜燴小說」；他另一部《神奇兩女俠》，則是「新三及第小說」。甘國亮的小說好玩語言，玩得確是精彩。基本上，甘國亮「玩語言」的策略是：對白用粵語和英文字詞，行文敘述則是白話文。且看：

「『吓？』，JUN在枱面扮入睡片刻後，便彈了起來，『TOUCHWOOD，學你哋講！真係要TOUCHWOOD，學你哋講！真係要TOUCHWOOD！』又裝耷拉，速立刻縮腳，JUN找到木枱腳打了兩下，『乜都有晒！PASSPORT有晒！WALLET有晒！AIR TICKET都有晒！』指指述，『好似你咁樣！』

這是典型的新三及第，在衛文之士的眼中，是混血文字，是污染了大中華文字。再看一段：

「在僅存的幾幢面海的舊式大廈之中，遠處回望這間(躋)身在天線森林的小鐵皮屋，被一層層架掛了殘舊聖誕閃燈的鐵絲網包圍着，加上前面通花的石屎圍欄，實在是有点像電視上綜合性節目那些例牌佈景。所以，這裡也可以算是一個小舞台。」

這是淺白的白話文，非「混血語言」。不過，在白話文的敘述句中，甘國亮仍然雜有粵語：



這是「新三及第小說」，語言運用特別。作者提供

「速準備好一個開罪晚娘臉，就車身翻過去向蓉的沙發床直瞪，誰料不瞪由自可，一瞪就歸西，進來的竟是眼光光的日本仔，停止眨眼向速作目光洗禮，速還有些微餘的力氣，死撐着這個局面，本想致敬一個『好叻咩』的表情，但面部肌肉不受指使，又不夠顏臉撲前去？索性加倍用力撻低……」

「車身」、「歸西」、「死撐」、「好叻咩」、「撻低」，都是活潑生動的粵方言，甘國亮運用得甚為靈動。

此外，還有些行文是十分文藝和有意境的：

「晚上十一時後的海濱公園已不見合家式遊人，剩下的多數是接吻魚，俯伏在橋底欄河，要吻就吻，毫無保留，各種姿勢，可歸擁吻百科全書。」

「有意境」之外，還充滿幽默。又如選美各佳麗為求出鏡，爭扶擁架床送受傷者上救護車，甘國亮用上「扶靈隊伍」一詞，實是一絕。

甘國亮是電視人，行文自是懂運用蒙太奇，在〈前言〉中，他卻說：

「出版『神奇兩女俠』原稿的動機，莫過於想贏取大家就手慣用的通論——電影哪及原著。」

在封底語中，又有說：「有一個說法：電影限於製作條件，不再拍出原著神髓。當看過電影的再讀這本書，對上述講法，或可有所發現。」

這不是出版商的推銷語，也非甘國亮的自我宣傳；看這書當可看到甘國亮「玩語言」的手法和精彩之處，這絕非「電影語言」所能表達的。衛文之士看到這類語言，必定大搖其冬烘腦袋。這是「泥沙語言」？要尋意見，無非是三個，一是反對，二是贊成，三是沒所謂。以前，我是「反對」，後來是「沒所謂」，現時是「贊成」了。語言是流動的，會變化的，我們就讓它「流動」、「變異」吧，何必斤斤計較！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續冒犯詞(1): 亞差、鬼佬、黑鬼、支那

上期說到，香港人叫印度人做「亞差」，本來是代稱卻演變成冒犯詞；那叫印巴籍人士做「亞星」，有冒犯之嫌嗎？「星」其實是「Singh」的音譯，是印度人一個大姓，香港出生的印度裔藝人喬寶寶(Gill Mohindrepaul Singh)也姓「星」。以此立論，「亞星」只是個戲稱而已，但以下的港式歇後語就絕對含有冒犯成分：

印度王子——兜兜星

封某人做「印度王子」不是什麼好東西，只是說他為人卑劣，值得狠狠地被掌掴。這好像告訴大家凡是印度人均屬卑劣之徒似的。

如「亞星」般聽似冒犯，其實不然的還可多舉兩個例子。自1955年，日本經濟進入高速成長期。由於國內工資迅速上升導致生產成本劇增，加上美國設置關稅或非關稅壁壘，日本紡織和電子業遂利用香港低廉工資和配額，紛紛將勢力密集的生產程序轉至香港，加工後運返日本再轉銷美國。這段期間，兩地經貿往來頻繁，香港人因此與日本人多所接觸。日本人在對話時，如要提問，會以「喋(カ)」音作尾。查「喋」與「gaa4/加1-4」音近，是在日文文法上的一個疑問詞，用法相當於中文的「嗎」。就是這樣，上一代的香港人便戲稱日本人為「喋仔」、年輕日本女性為「喋妹」、日語為「喋文」。自1970年代中期，越南船民不斷湧入香港，佔用了香港的資源，對香港造成嚴重困擾。1988年，香港政府通過電台廣播向越南船民解說新的甄別政策——不存在移民第三國的可能性，且將被監禁及遣返。由於內容的第一句是「北漏洞拉」(越南話「從現在開始」的意思)，香港人便戲稱越南人為「北漏洞拉」。

前述中國人給了外國人「鬼佬」這個鄙稱。為求說詞簡便，有人就叫「鬼佬」做「鬼」，當然此「鬼」不同彼「鬼」(妖魔鬼怪)。可以這麼說，黑人也是外國人，所以中國人會叫他們做「黑鬼」。可能是這個緣故，中國人也會叫白種人做「白鬼」。對中國人來說，黑人從來沒有侵犯我國，所以「黑鬼」這個稱號應只與其膚色有關，並無冒犯之意，可表面看來此稱號確有冒犯之情。話說回來，有「黑鬼」、「白鬼」，但一定沒有「黃鬼」；道理顯淺，沒有人會用戲稱人家的手法來戲稱自己。

1970年代起，「美國黑人」在爭取人權上取得相當成效，以下是一個上佳例子。一家以香港為總部，成立於1933年的公司，推出了一款在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和東南亞銷售的牙膏，英文和中文名是「DARKIE」和「黑人牙膏」。1985年，有家美國公司收購了該公司五成股權。收購後，一些宗教團體、非洲裔美國人、公司股東認定品牌名稱「DARKIE」是一種輕蔑黑人的稱呼，繼而對該種歧視性實質提出了嚴正抗議。經歷了三年多的批

評，有關方面終在壓力下作出了一史無前例的商業舉動。



【網上圖片】

上圖顯示「黑人牙膏」於1980年代末在名稱和標誌上的演變過程——先由「DANKIE」轉為「DARLIE」(一個形音俱近卻無種族蔑視之意的造字)，招牌黑人頭像保持不變；再將招牌黑人頭像改為一個可表示任何人種的「鴛鴦面」頭像，當中臉部的黑色比例明顯減少，且過往強調「雪白分明」的牙齒也遭淡化(沒牙縫)。此舉明顯避重就輕，有關方面對避免「種族誤解」上作出了很大的讓步。



【網上圖片】

這些人士和團體為何對「DARKIE」這個詞有這麼大的反應呢？這要追溯到十九世紀初，當時美國的「黑奴」都是擔任一些低賤職位，如家僕、侍應、看門人、行李搬運員等，因而面對主人或客人時務須笑面迎人。為了凸顯其熱情的款待，笑面不是普通那種，而是咧嘴大笑那種；相對黝黑的膚色，露出的牙齒便格外雪白，而這個容貌亦漸漸成了黑人「低下層身份」的象徵。用上該款容貌作為產品的標誌不就是保留了這個對黑人的過氣印象嗎？

最後一提的是，叫「美國黑人」做「黑鬼」可能不是什麼大問題；可別在名稱之前加個「死」字，即「死黑鬼」，因為這個叫法相當於美式英語的「nigger」，那就冒犯相當了。

1 「DARKIE」本是用來形容「黑奴」的一個詞。後來有人用此作為「黑人」的一個諧稱。
2 過去，歐美諸國將「黑」種人視為「奴」隸，且可自由買賣。美國總統林肯主張禁止，1862年，「黑奴」正式得到解放。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絲路詩絮

拉·阿利莫夫 (塔吉克斯坦) 黃玫瑰譯

法國梧桐與中國側柏

每到周六和周日清晨，我都會給自己增加額外的福利：將健步走的路線延長到十公里，且一定要在「北京綠肺」之稱的日壇公園內繞兩個大圈兒。日壇公園不負「綠肺」盛名，這裡平均每兩平方米就有一棵樹。每逢春天和秋天來臨，公園裡各式各樣的鮮花便開始在大自然百花節上爭奇鬥艷，這場競賽通常是難解難分，因為每位造訪者都為自己心儀的花朵所傾倒，每朵花都以自己非凡的美麗讓鍾情者浮想聯翩。

一年四季，你都會在日壇公園裡看見到數十位中外攝影師，他們在尋找和捕捉一幀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歷史性(!)鏡頭。這裡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而絕無重複：

湖水白天倒映出藍天和搖曳的雲影；夜晚，銀星閃爍着穹；釣魚的老者架着魚竿靜坐岸邊，而他的「青銅色倒影」似無名雕塑家才華橫溢的作品；「北京老奶奶」業餘合唱團齊聲高唱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的革命歌曲，一隊雜技愛好者則一大清早就在這裡興致勃勃地舒展臂膀；書法大師腳邊放着一桶水，揮舞着長度及米的巨型毛筆，在鏡面一般光滑的柏油路面上描寫孔子《論語》中的名句；一群年輕人圍觀驚羨，同時齊聲誦讀着這位中國先賢的警句箴言，直至地上的大字被陽光蒸發，消失了蹤跡；鳥籠裡，五顏六色的小鳥嘰嘰喳喳，與提籠的主人一起歡歌，還有三對上了年紀的老人和着華爾茲的旋律，圍了一圈又一圈地旋轉，顯得自信而浪漫……

在慶祝新中國成立一周年的日子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國務院

總理周恩來倡議下，在日壇公園舉行了共產黨員星期六義務勞動。當時，日壇公園在清朝最後一位皇帝統治時期已被荒廢，在其後的內戰中則被徹底遺忘了。正是在那時，在公園二十六公頃的土地上，植下了幾百棵不同種類的樹，其中一棵在六十年後的今天，擁有全北京最大的樹冠，樹冠面積達到三百平方米！每天，都會有一眾老老少少聚集在大樹的濃蔭下，或踢毽子，或打羽毛球，或打太極拳，還在管樂隊的伴奏下「列隊行進」。

環繞着這棵大樹放置了兩排長椅，間距十米左右，長椅上通常坐着的是退休的老人和帶着孩子的年輕媽媽，小孩子們穿着開檔褲跑來跑去；老人們凝神注視着天空，手裡把玩着碩大的核桃；媽媽們一邊目不轉睛地盯着跑來跑去、打打鬧鬧的孩子，一邊聊着永遠都聊不完的女人的話題。這棵高達十米的參天大樹下，豎立着一塊金屬牌子，上面刻着幾個大字：CHINARA。

我喜歡走近這棵見證了新中國歷史的繁茂大樹。我來這裡是為了放飛自己的思緒：回憶故里親朋，想念杜尚別市中央公園裡那些親愛的、同樣有着巨大蔭翳的法國梧桐。記得在上中學時，我們這些中學生曾拉起手，想環抱這些梧桐樹；大學時代，他們的蔭庇護着一對對情侶……夏日裡，那些巨大的梧桐樹冠蓋相連，形成濃蔭蔽日的綠色長廊，供市民和首都的客人們悠閒漫步。這裡總是洋溢着歡樂祥和的節日氛圍，總是炎夏裡恒久不變的一方清涼。

後來，這些童話般的法國梧桐變成

了幾堆柴，被房管所的工作人員搬回自己家。它們直至生命的終點，都以高尚和慷慨待人，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最後一次為人服務：在嚴寒的冬日，燃燒自己溫暖了他們的家……最終化為灰燼，被風吹散……彷彿對往事的記憶。

日壇公園裡的每一棵樹都被精心呵護，無論植下它的是革命家還是帝王。公園總植物師宋立先生應我的請求為我介紹了幾本大書：獨具特色的多卷本百科詞典，裡面有日壇公園裡大多數樹木的歷史和觀察記錄。這是一次樹木世界中有興趣和有益之旅，而這樹木的世界是由人的善行所造。

這個世界向所有人開放：每天從清晨到黃昏，都有成百上千的遊人造訪日壇公園，在這裡「與大自然交流」，在這個位處帝都中心的天然「氧吧」裡，讓清爽怡人的能量滋潤自己的心肺……北京奧運會期間，英國前總理托尼·布萊爾曾攜家人在這裡漫步；在談判的間隙，美國國務卿、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也曾在這裡消磨時間；舉世聞名的演員和運動員成龍與自己的粉絲們在這裡不止迎接了一個黎明……法國梧桐記得他們，就像記得關心它的人們。

……在距法國梧桐百米之處，日壇公園的東北角，聳立着一棵大樹，由於有九條枝幹直衝雲霄，被稱做「九龍樹」。樹根旁立着一塊牌子，上書：「側柏。1100年。2010年10月」。我的心開始既痛，又快樂着：如果一棵樹存活了上千年，就意味着它的周圍一直都有善良的人……

大千世界，無不如此。

詩詞偶拾 李潔新

金秋喜迎「十九大」

序：(新撰文) 世界注目，神州歡騰。二零一七年十月召開「十九大」，令人激奮，滿懷憧憬。精視遠處，外，激奮，滿懷憧憬。精視遠處，靜細聽，又聞嗚呼，嗚呼，嗚呼……而眼前，嗚呼，嗚呼，嗚呼……

黨旗招展舞長天，經霜歷雨復丹艸。歲時峰迴復艸，執政為民譜新篇。謀策強國爭分秒，神州歡歌正酣。上下齊心旗引路，歌破千難驅萬險。經濟創新熱潮氣，軍威浩蕩固邊陲。長治久安法為先，金風送爽迎十九。改革到底再加鞭，砥礪圓夢振初心。

此，賦詩頌之。有感於此，賦詩頌之。